

◎ 郝士宏 著

GUHANZI TONGYUAN FENHUA YANJIU

古汉字同源分化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古汉字同源分化研究

郝士宏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汉字同源分化研究/郝士宏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1110-409-7

I. 古... II. 郝... III. 汉字:古文字—研究 IV. 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722 号

古汉字同源分化研究

郝士宏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开本	880×1230 1/32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印张	11.125
	发行部 0551-5107784	字数	250 千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
责任编辑	秦 野	印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978-7-81110-409-7

定价 17.6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古汉字同源分化研究概述	(8)
-----------------------	-----

第二章 同源字概念及相关问题	(20)
----------------------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中的“同源字”	(20)
------------------------	------

第二节 原字与分化字	(23)
------------------	------

第三节 同源字与分化字	(27)
-------------------	------

第三章 古汉字同源分化的途径	(35)
----------------------	------

第一节 由语义引申引起的分化	(35)
----------------------	------

第二节 由事物命名的理据引起的分化	(39)
-------------------------	------

第三节 由汉字表意特点引起的分化	(46)
------------------------	------

第四章 古汉字同源分化的方式	(54)
----------------------	------

第一节 增加	(54)
--------------	------

第二节 减省	(66)
--------------	------



第三节	改易	(70)
第四节	形声同取	(77)
第五章	古汉字同源分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81)
第一节	字形分化与字义的内部调整	(81)
第二节	同源分化的多元性与层次性	(87)
第三节	对分化“不可逆转性”的探讨	(92)
第六章	古汉字同源分化与汉字构形系统	(96)
第一节	构形系统对同源分化方式的影响	(98)
第二节	同源分化方式在汉字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	(102)
第七章	古汉语特点对古汉字同源分化的制约 与影响	(109)
第一节	语法特点对同源分化的制约与影响	(110)
第二节	词汇特点对同源分化的制约与影响	(114)

下篇 分论

同源分化字释例..... (120)				
并[121]	卜[124]	册[127]	恧[132]	大[136]
单[138]	庀[143]	甘[145]	共[147]	古[150]
官[153]	果[157]	禾[160]	合[166]	昏[172]
隻[176]	间[178]	戒[180]	京[183]	𠂔[191]
雷[197]	立[201]	毛[204]	免[209]	𦍋[216]



启[220]	取[225]	去[226]	涉[231]	申[234]
自[239]	史[244]	士[252]	采[255]	为[260]
乌[262]	午[264]	兮[270]	宫[274]	小[278]
爻[282]	疑[288]	益[291]	然[295]	聿[302]
袁[307]	曰[312]	月[315]	卓[318]	
{注}[326]				

结 论.....	(331)
----------	-------

引书简称表.....	(333)
------------	-------

主要参考书目.....	(336)
-------------	-------

后 记.....	(347)
----------	-------



绪 论

古汉字的形体来源于通过描摹具体事物而来的图形,《说文·叙》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古汉字从最早的图画文字或文字画,进一步发展为表意文字,经过了长时间的演进,基本上适应了记录汉语的需要。就古汉字记录汉语的特点来看,除了用直接描摹某一事物所得的图形来记录语言中表示该事物的词外,还可以用其他一些曲折的手法,如借喻、象征、暗示等间接的方法,来记录一些与此事物有一定关联的具有抽象意义的词^①。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象形字”的记词范围有所扩大。但是语言中的词是无限量增加的,有限的形体难以承担起记录语言中无限增加的词的重任,因而以简驭繁的“假借”方法就产生了。虽然假借的出现解决了有限的字形与语言中词的无限量增加之间的矛盾,但随之而来的一形多职又给文字记词的功能带来消极后果——表义的不清晰给语言的交际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文字的孳乳分化也正是为解决文字表义不清晰这一不

^①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第19—22页。凡见于“主要参考书目”中所列的书目,不再注明版本情况,下同。



足而产生的。姚孝遂说：“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新生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如何通过有限的文字符号形体以适应日益繁复的客观需要，这就是文字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急需解决的问题。”^①就文字系统的内部机制来看，它也是尽可能地生成足够多的文字符号来满足记词的最低需要，以保证记录的清晰度。因此，姚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汉字，就其最初的来源而言，主要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客观事物的图象。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客观事物的图象进行符号化的改造，形成若干基本的形体，作为用于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此后再逐步将基本文字符号形体加以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字符号体系。”“文字形体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数量由少到多的过程。”“当人们意识到通假的方法会带来辞义不够明确，容易造成理解上的误差等弊端之后，就通过将基本形体加以组合的方法，即所谓‘形声相益’的方法，产生更多的新的文字形体，尽可能地用不同的文字形体来表达不同的辞义，以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就是文字孳乳分化的过程。”^②因此，文字的孳乳分化是汉字适应记录汉语要求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的基本形体上通过文字学手段，如增加、减省、改易、同取等方式生成一个庞大、复杂的文字系统来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

孳乳分化是古汉字发展演变的一种重要现象，对这个

① 姚孝遂：《文字形体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载《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

② 以上并见《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姚氏序文。



问题的研究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汉字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前人对文字孳乳分化以及孳乳分化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先秦典籍中的某些词句,就透漏出了一些信息,两汉时的文献学家又做了进一步探求。宋以来的“右文说”则是对这种现象的局部理论总结。清代的小学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章黄二氏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总结。

随着古文字学的兴起,许多学者开始接触到比《说文》小篆更为古老的汉字形体,因而以古文字字形演变为依据分析汉字孳乳分化已经成为文字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杨树达、^①于省吾、^②唐兰^③等老一辈专家对这一现象都进行了研究。姚孝遂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出了深刻的见解。^④林沄认为分化是汉字演变发展的三大规律之一。^⑤裘锡圭对汉字的分化方法做了全面分析总结。^⑥何琳仪和王蕴智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⑦

前贤在孳乳分化研究中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从理论上也认识到孳乳分化对汉字发展演变的重大意义。但是随着古文字材料的日益丰富,古文字各个阶段研

① 《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小学述林》和《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

② 见《甲骨文字释林》。

③ 主要集中于《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殷墟文字记》、《殷墟文字二记》中。

④ 集中于《甲骨文字诂林》按语及多篇专题论文。

⑤ 见《古文字研究简论》。

⑥ 见《文字学概要》。

⑦ 分别见《战国古文字典》与《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以上注①—⑦内容详见第一章。



究的深入开展,这些又为孳乳分化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而且当前对这些问题进行再探讨也有着不少有利的条件。在古文字学和文字学理论建设逐步加强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全面深入研究古汉字的孳乳分化现象。

从汉字形义关系比较密切这一点看,同源分化可以认为是汉字孳乳分化中的核心部分。古代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汉字又是记录音节的,而且以形记义是汉字表词的特点,所以在古汉语中,字与词往往是统一的。词的许多演变规律都可以反映在字的演化上。字义引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字形的分化。虽然语言中音与义的最初结合是任意的,是“约定俗成”的,但在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语言中新词往往是在旧有词的基础上产生,对于专有名词更是如此。同源分化涉及语言文字演变的许多深层规律,探讨这些规律不仅对文字的孳乳分化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对古文字学理论研究也有很大帮助。

正因为目前研究同源分化现象有其重要意义,本书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同源分化实例的分析整理,进一步总结其中的规律。再者同源分化是汉字孳乳分化的一种,因而涉及的文字材料相对而言并不很多,这就为对某些现象、规律的定性、定量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现象做穷尽的探讨提供了可能。因此我们在古文字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收集同源分化字,以做到对各种现象的全面把握,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从理论上做必要的总结概括。

汉字孳乳分化贯穿于汉字演进的全过程,古文字阶段是汉字发展完善的关键时期,本书重点研究古文字阶段的



同源分化现象。对于古文字的范围,目前学术界对其下限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采取通行的看法:大体到秦代,一般也将西汉早期的隶书纳入古文字研究的范围。

目前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已经非常丰富,而且有些材料的出土对某些文字现象或某些字的构形认识,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目前所见的古文字材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们相对于当时固有的文献而言,出土材料保存的文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古文字资料不是当时文字使用情况的全部反映。因此,我们在研究古文字阶段的同源分化关系时,要充分利用传世的先秦语言资料和前人对先秦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以弥补古文字资料的不足。

黄德宽师和陈秉新认为:“字原的研究,应以古文字资料为依据,广泛收集独体初文,排列出独体初文与孳乳字的谱系,从中发现独体初文与孳乳字的关系,总结出文字孳乳繁衍的规律。”^①因此我们对古文字孳乳分化的研究,应从制作古文字谐声谱系开始。对传统字书中谐声谱系声首的归纳总结,陈复华与何九盈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②在古文字方面,何琳仪对战国文字做了全面分析,归纳出了战国谐声字谱系声首。^③我们将这两种谐声谱系相互比勘,吸收他们各自的优长,并在此基础上制成新的谐声表谱。通过广泛吸收传统语言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

① 《汉语文字学史》第160页。

② 《古韵通晓》。

③ 《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各谱系的内在关系,使零散的古文字资料有规律地呈现出来。然后根据谐声谱反映的情况,选取了其中的三百组字例,详细考辨其孳乳分化关系,对其中的每一个字,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形体的字形,分别按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列出其演变发展的轨迹。其中对甲骨文字,一般以《甲骨文合集》所提供的五期说为准。有些字,必须对形体的先后关系做出较精确分析时,则以李学勤、彭裕商的分期断代结论为依据。^①对西周金文,以《殷周金文集成》断代为据,并参考了南京大学博士江学旺的有关意见。^②春秋战国时的文字材料,金文方面取《殷周金文集成》的断代结论;简帛材料即以发掘报告中提到的年代为准。秦汉魏晋的材料,以《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的分期为依据,并参考了裘锡圭的意见。^③

在收集字形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收集了相应的辞例,尤其是释读清楚的用例及用义,概括总结出每一形体在每一阶段的义项。有时对义项的消长或是处于异体位置的几个同源字的使用情况,都做了粗略的量化分析。

在此基础上,利用出土的文字材料,结合传世典籍与故训材料,以及前人对文字演变分化的梳理,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分析、阐释每一组同源分化字中各字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由此出发,我们还择要对一百二十组同源分化字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总结同源分化的规律,

①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② 《西周金文研究》。

③ 《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读后记》,见《古文字论集》第491—524页。



分析探讨古汉字同源分化的内在根据、外部表现以及涉及的相关问题。

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是在字例考证分析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首先综述同源分化问题的研究历史,指出前人已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并辨析同源词与同源字的区别、联系,重新对同源字作出界定;其次,分析概括同源分化的途径、同源分化的方式以及分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最后分析了文字构形方式系统和语言系统内部规律对同源分化的制约与影响。在下篇中,选录五十组同源分化字考证实例,以与理论部分的论述相辅翼。在每一组同源分化字的考辨中也包含了我们的思考和一些心得,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在主观上力求做到全面细致,但是,笔者初涉古文字学领域,所论述的问题不仅如此复杂,而且时间跨度又很大,所以在分析论证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囿于见闻,加上理论和认识水平不高,在分析论述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陷或是错误,祈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笔者在今后的学习中进一步修正。



上 篇

第一章 古汉字同源分化 研究概述

8

对汉字字与字之间关系的探求，可以追溯到先秦之时。^①汉代的学者，如毛亨、许慎、郑玄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现象做过探索。^②唐宋以来逐步形成了以《说文》部首为研究对象的字原之学，后来实际上突破了《说文》部首的局限而探讨文字的孳乳分化。^③王圣美倡导了“右文说”，

① 如《论语·颜渊》：“政者，正也”；《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公，背公谓之公”；《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

② 《诗·伐檀》毛传：“沦，小风水成文，转如轮也。”许慎《说文》“苟”、“拘”、“鉤”等字都入“句”部下，还有对回、豆、𠔁、顛等字的说解。郑玄《毛诗笺》、《三礼注》，刘熙《释名》等。

③ 参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第42—44页，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第159—160页。



对汉字的孳乳分化做了尝试性的归纳。^① 清代的小学家开始认识到“词”的引申规律,并对由字义引申而引起的分化字,做了必要的梳理。^② 同时清代的古音学研究成绩斐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了汉字的谐声谱。^③ 这直接触发了对汉字孳乳分化的深入研究,段玉裁、朱骏声是其代表。^④ 王筠从文字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增加偏旁的孳乳字做了细致分析,提出了“分别文”和“累增字”的概念,^⑤ 为后代探讨孳乳分化提供了新思路。晚清章太炎做《文始》,立“初文”、“准初文”,定“孳乳”、“变易”两大规律研究语根,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字孳乳分化做了深入探讨。^⑥ 黄侃继承发展了章氏孳乳、变易学说,“从语言的声音与意义的联系上,探索字与字之间的亲缘关系”。^⑦

在传统字源学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现代词源学的探索与研究。在研究同源词的过程中,对字的孳乳分化关系也有揭示。沈兼士在批判声训与右文的基础

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所谓‘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一些字的引申义及其分化字有较好的分析。

③ 段玉裁:《六书音均表》。

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⑤ 《说文释例》卷八与卷九中“分别文、累增字”与“展转相从”。

⑥ 参《汉语文字学史》第322页,杨润陆《〈文始〉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⑦ 黄氏成果见《黄侃论学杂著》。语出自《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李格非序。



上提出建设汉语字族学的思想,分析总结了字族分化途径。^①杨树达在这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②当代学者王力对同源词进行了长期探索,^③并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专著《同源字典》。^④陆宗达、王宁对同源词也有深入研究。^⑤

古文字学的逐步兴起,对同源分化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摆脱《说文》与传统字原的研究,逐步进入一个新阶段。清代一些研究金文的学者已开始接触到大量《说文》小篆以外的古汉字,使他们对汉字的演变有了进一步认识。许多学者不仅根据金文字形探讨了一些古汉字的构形,而且指出了一部分孳乳分化字。^⑥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学者“通过对甲骨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确定不少字的原始结构(初文),上溯文字起源,下述文字演进源流”。^⑦随着古文字研究全面深入开展,许多汉字字形

①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声训论》、《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及其它研究字族的文章。

② 对杨树达“同源分化”研究的总结见后文。

③ 参裘锡圭《谈谈〈同源字典〉》,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179—181页。

④ 见何九盈《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见《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71页。

⑤ 《浅论传统字源学》,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训诂方法论》、《训诂与训诂学》以及《论字源学与同源字》(见《古汉语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⑥ 如方浚益,吴大澂、孙诒让、刘心源、林义光等,参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第169—179页。

⑦ 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第238页。如罗振玉、王国维分析字形演变成绩较为突出。



的整个演变历史基本可以描述清楚,因而建立古文字的谱系,排列字形发展演变顺序,并研究文字孳乳分化的规律已成为可能。许多学者对这一课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对其中相关的问题做了积极的探索。下面对一些学者的代表性成果略作概述:

一、唐兰对分化问题的看法

唐兰认为:“文字形体的‘分化’,相当于语言意义的‘引申’……‘分化’、‘引申’、‘假借’是文字史上三条大路。‘分化’是属于形体的,‘引申’是属于意义的,‘假借’大都属于声音的。”又说:“分化的方法是把物形更换位置,改易形态,或采用两个以上的单形组成较复杂的新字……由这种方法常常把一个象形字分化成很多的象意文字。”^①唐兰举例如下:

大——𡗗(天) 𠂔(矢)——𠂔(走)

亅——𠂔(企)、𠂔(先)、𠂔(耑)

亅——𠂔(欠)、𠂔(无)、𠂔(兄)

从中可以看出,唐兰所说的分化,是因为“大部分的语言,不是象形文字所能代表的。但这时人们的智慧发展得很迅速,”^②所以就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分化出“象意文字”。

此后,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论述:“原有的文字不够用,第一个办法是创造新文字,这是‘分化’。同是一只手,分成𠂔又(左右)二字,后世许多文字用这个例,如‘行’字变为彳亍,‘子’字变为孑孓……见字眼往

①② 《古文字学导论》第88页。